

#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 方莉玫

**[摘要]** 在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造诣最高,其讽刺艺术特征主要体现为以八股取士作为讽刺对象,指出许多读书人一心谋求功名利禄、轻视文行出处的根源在于朝廷实行了八股取士制度;以客观公允作为讽刺态度,在具体的描述中能做到秉持公心、区别对待;以夸张、白描和对比等讽刺写作技巧的绝妙运用,把人物塑造得生动形象。

**[关键词]** 《儒林外史》 讽刺艺术 八股取士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03 (2021) 35-0015-03

在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造诣最高,通过描写当时士林的各种病态现象,讽刺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相关的文化思想。《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 一、以八股取士作为讽刺对象

吴敬梓认为许多读书人一心谋求功名利禄,轻视文行出处,做出病态反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根源在于朝廷实行了八股取士制度,这是作者揭露、批判与讽刺的主要对象。这在小说的第一回就已经点明。在小说的第一回,作者借王冕之口,点出朝廷的八股取士之法定得不好,会让读书人以此作为唯一的荣身之路,从而看轻文行出处。而王冕轻蔑功名富贵、重视行文出处等言行则隐括了作者所推崇的儒家道德伦常。整部小说就是围绕反对以八股谋求功名利禄、推行儒家道德伦常这种思想展开的,全书通过对正反两类人物的刻画描写,一方面讽刺士人道德的沦丧和颓败,另一方面又寄托重振儒家道德伦常的崇高理想。“在客观上起到了批判当时文化思想统治和整个世态人情的作用。”(陈美林,1998)反映生活现实是体现讽刺小说艺术价值最重要的一点。某些古典小说虽然托名讽刺,但是实际上却毫无讽刺艺术可言。原因在于小说的内容脱离实际,纯粹出自作者的诬蔑和造谣。《儒林外史》在这方面远超其他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真实地反映了清代社会。书中人物都实有其人,作者甚至将自己家族的事情写入书中,例

如严贡生侵占弟弟的财产,就是来源于作者的族人欲侵其祖遗这样的生活现实。《儒林外史》的内容真实性和托讽性并存。

## 二、以客观公允作为讽刺态度

除了真实,作者还尽量保持客观的立场,从局外人的角度进行讽刺和揭露,在具体的描述中能做到秉持公心、区别对待。例如,同样是讽刺的写法,讽刺汤奉沽名钓誉带有批判性;讽刺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带有悲悯性;讽刺王惠大举搜刮带有谴责性;讽刺王玉辉鼓励并羡慕女儿殉节带有同情性;讽刺权勿用假冒名士带有揭露性。

还有,作者在描述小说人物马二先生时,也是采取了公允的态度。马二先生热衷八股,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科举功名。吴敬梓对于八股和科举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并没有辛辣嘲讽和恶意丑化马二先生,因为他知道马二先生沉迷于八股文章,是受了八股取士的毒害,知识分子精神灵魂的扭曲根源在于科举制度。因此,作者在写马二先生痴迷于科举的同时又刻画出了他那种读书人的正直和古道热肠。为了帮助被牵涉到钦案中的朋友蘧公孙,马二先生愿意拿出自己所有钱财。这让读者看到一位正直热心的读书人却被八股文章毒害而无法自拔,八股取士的负面性就被具体逼真地展现出来。与对待马二先生不同,作者对胡屠户的讽刺批判的态度,就要严厉辛辣得多。胡屠户是一个市侩小人,在女婿范进中举之前,他对待范进凶神恶煞,动不动就把女婿臭

**作者简介:** 方莉玫,古典文学硕士,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骂一顿。在女婿中举之后，他马上换了一副面孔，恭维盛赞范进，作者把胡屠户前倨后恭的种种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辛辣地嘲讽了这一市侩形象。

吴敬梓不仅能够根据不同人物的特性采用不同的讽刺态度和写法，即使是描写同一人物，也能根据他的思想和品质的不断变化，采用不同的讽刺的态度和写法。例如，范进在中举之前痴迷科举、怯懦卑微，作者在对其微讽中满含同情；对他中举时喜极而疯的性格扭曲，在嘲讽之中隐含痛心；对他中举后变得做作圆滑、势利逢迎，在讥讽之中隐含愤怒。对匡超人在步入科考道路之前的诚实孝顺，作者极力推崇，但对其进入科场之后良知泯灭，则是严厉地鞭笞。吴敬梓善于根据不同的写作对象，采用不同的讽刺态度和写法，把笔端的锋芒始终对准社会的弊端，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个人。总之，全书保持着客观公允的讽刺态度，作者本着一片淑世之心对社会弊端作出恰当的评判，没有把讽刺当作发泄个人私愤的手段。

### 三、讽刺的写作技巧

《儒林外史》具体的讽刺写作技巧主要有夸张、白描和对比。

#### 1. 夸张的写作手法

吴敬梓运用夸张的写作手法来描述人物时，能够做到准确地把握夸张的分寸，合理真实地揭露丑恶，达到讽刺的效果。例如，小说写范进在乡试放榜的那一天，由于家里没米下锅，他只好拿了一只母鸡到集市去卖。在集市里，一个邻居告诉了范进他中举的消息。一开始，他以为这是邻居故意对他奚落和嘲弄。直到看见报帖之后，范进便再也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惊喜，喜极而疯。作者描写范进从科考几十年失败的深深绝望，到突然中举后喜极而疯，从而夸张地放大出范进被科举制度扭曲、戕害的心灵。喜极而疯看似很夸张，但却是无比真实的生动刻画。

再如，小说中严监生在咽气前还伸着两根指头的那个镜头，可看出夸张手法被作者运用得炉火纯青。严监生家境富足，但却是一个平时连猪肉也舍不得买来吃的守财奴，无比吝啬。他生病后骨瘦如柴，饮食不进，却还舍不得花银子吃人参治病。他临死的时候，由于多点了一根灯草怕

费灯油而迟迟不肯咽气，其吝啬通过作者的夸张的刻画而细致传神。不过，小说里的夸张写法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并不是作者凭空胡编乱造。严监生这种人物形象来源于当时的现实社会中的确存在着严监生这样极其吝啬的行为。作者对生活的细节加以夸张描写，刻画出严监生这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典型形象。还有，小说为了讽刺匡超人的自命不凡，作者运用言语夸张的讽刺手法描写他在牛布衣面前吹自己为读书人所供奉的“先儒”而贻笑大方。

#### 2. 白描的写作手法

对于小说中的人或事，吴敬梓一般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客观地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叙述事件发生的经过，从而达到批判讽刺的艺术效果。这就是《儒林外史》的白描写手法。例如，小说第五回写当时禁杀耕牛，回民们为了能吃上牛肉，委托一个老师父给汤知县送五十斤牛肉，希望能够宽松一些。汤知县为了获得一个清正廉直的好名声，竟随意滥用刑罚，枷死了回民师父。回民们为此而鸣锣罢市，但官府却反而认为回民不该借此闹事。作者在叙述此等不平之事时，只是平静客观地描述，但强烈的讽刺和批判，已经渗透到字里行间。

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有两种情形：

首先，运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刻形绘相，塑造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人物的个性和精神面貌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反映出来，无须借助于直接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氛围的渲染。例如，小说第六回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严贡生利用云片糕赖掉船费，生动地刻画出严贡生欺压良善、无恶不作的性格特征。再如作者描述周进哭贡院一段，没有任何心理分析和景物描写，只是通过周进一系列具有典型性的动作：始而眼酸长叹，继而头撞号板，醒来大哭不止，等等，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内心的变化过程。

其次，运用白描手法揭示人物言行矛盾或身为读书人却学识贫乏。例如，“范进居丧吃虾元”的一段描写，一方面写范进“退前缩后”，为了表示孝道连奢华的杯筷都不肯用；另一方面却写东道主汤知县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作者无一贬词，但范进的虚伪尽显。正如鲁迅所称赞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

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再如，第四回作为举人的张敬斋错把宋初赵晋与赵匡胤的故事放在了刘基与朱元璋身上，而汤知县和范举人居然信以为真。这段描写，深刻地讽刺了许多士人虽然身为读书人，但是学识却贫乏得可怜。

### 3. 对比的写作手法

讽刺作品常用对比手法达到讽刺效果。运用对比能够更加鲜明地突出人物的形象，还能传达出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之意。

首先，在小说中，作者经常让几位性情身份相差甚远的人对同一人物表达出自己不同的评价与见解，通过对比这些评价，读者就可以对小说人物获得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例如，小说人物权勿用，作者让杨执中和“胡子客人”对他做过评价。在杨执中看来，权勿用是一位真儒，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和空古绝今之学，出则可以为王佐。可见，杨执中对权勿用推崇备至。但是在戴方巾的胡子客人看来，权勿用却一无是处，认为他不会种田做生意、坐吃山空，考了三十多年，却连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考取，完全就是个不中用的货。杨执中与胡子客人，谁的看法对？其实，他们的说法都是片面的，读者通过细心对比会发现，权勿用既不像杨执中说的那么超群绝伦，也不像胡子客人说的那么窝囊卑鄙，权勿用只是个喜欢模仿“高人”从而脱离现实的迂腐古怪的书生。

其次，把观点相左的人物进行对比。例如，王德、王仁与严贡生。王德、王仁两兄弟的地位虽然比严贡生低些，由于看不起他的八股文，因此，他们不买严贡生的账。当然，在严贡生眼里，王德、王仁也未必算写八股文的高手。王德、王仁与严贡生的八股文究竟水平如何呢？吴敬梓没有直接评论，只是让这几位诙谐人物相互揭短，发表一番意见相左的看法，让读者来获得具体的感受。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王德、王仁以才气自许，而严贡生自认为以“法则”见长。他们说的“才气”和“法则”，本来是评价八股文写作的两个常用术语。一般而言，天性爽朗聪慧的人，写文章可能富于才气，但其失在于不合“法则”；天性稳重深沉的人，文章写作可能法则严明，但所缺少的是丰韵。两种写作方式应该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作者通过王家两兄弟与严贡生针锋相对、嘲

笑鄙薄的发言，既揭示了他们的短处，又暗示出他们并非真的天性爽朗聪慧，或真的稳重深沉，而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箭双雕的对比讽刺写法，讽刺效果明显。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把观点相左的人物进行对比，对于被批评者而言，他人的批评意见包含有中肯的成分，这些批评意见同时也暴露了批评者自身的某些缺点，作为读者需要细加体味，才能揣摩出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之意。

此外，《儒林外史》里还有大量类似人物的对比。例如，周进与范进、严贡生与严监生、王仁与王德、娄瑟亭与娄玉亭、牛浦与牛玉圃，等等，都是类似人物的对比。书中大量使用相近人物的对比，旨在强调每种类型的人物数量相当多，他们已成为普遍现象，反映出八股取士给整个社会造成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满足了小说主题表达的需要。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通过描写当时士林的各种病态现象，讽刺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相关的文化思想，挖掘呈现出事件与人物所具备的悖谬乖张的特点，展现了高超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以八股取士作为讽刺对象，指出许多读书人一心谋求功名利禄、轻视文行出身的根源在于朝廷实行了八股取士制度；以客观公允作为讽刺态度，在具体的描述中能做到秉持公心、区别对待；善于运用夸张、白描和对比等讽刺写作技巧，进行充分渲染，把人物塑造得生动形象，达到良好的讽刺效果。

### 参考文献

- [1] 陈美林.《儒林外史》人物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
-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特约编辑 续 强)